

鲁迅作品精选



而已集
花边文学
南腔北调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鲁迅作品精选·杂文

而已集
花边文学
南腔北调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作品精选 / 华山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34-1134-1

I. 鲁… II. 华… III. 鲁迅著作—选集 IV.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21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6.25 字数: 316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98.00 元 / 9 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而 已 集

题辞	3
----------	---

一九二七年

黄花节的杂感	4
略论中国人的脸	7
革命时代的文学	11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17
略谈香港	19
读书杂谈	28
通信	34
答有恒先生	40
辞“大义”	46
反“漫谈”	48
忧“天乳”	51
革“首领”	54
谈“激烈”	58
扣丝杂感	63
“公理”之所在	71
可恶罪	73
“意表之外”	74

新时代的放债法	76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78
小杂感	100
再谈香港	104
革命文学	111
《尘影》题辞	114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116
卢梭和胃口	118
文学和出汗	122
文艺和革命	124
谈所谓“大内档案”	126
拟豫言	134

附 录

大衍发微	137
------------	-----

花边文学

序言	147
----------	-----

一九三四年

未来的光荣	151
女人未必多说谎	153
批评家的批评家	155
漫骂	157
“京派”与“海派”	159
北人与南人	162
《如此广州》读后感	165
过年	167

运命	169
大小骗	171
“小童挡驾”	173
古人并不纯厚	175
法会和歌剧	178
洋服的没落	180
朋友	182
清明时节	184
小品文的生机	187
刀“式”辩	189
化名新法	191
读几本书	193
一思而行	196
推己及人	198
偶感	200
论秦理斋夫人事	202
“.....”“□□□□”论补	204
谁在没落?	206
倒提	208
【附录】:论“花边文学”	
玩具	213
零食	215
“此生或彼生”	217
正是时候	219
论重译	221
再论重译	223
“彻底”的底子	226
知了世界	228

算账	230
水性	232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234

【附录】: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康伯度答文公直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239
做文章	241
看书琐记	243
看书琐记(二)	246
趋时和复古	248
安贫乐道法	251
奇怪	253
奇怪(二)	256
迎神和咬人	258
看书琐记(三)	261
“大雪纷飞”	263
汉字和拉丁化	266
“莎士比亚”	269
商贾的批评	272
中秋二愿	274
考场三丑	277
又是“莎士比亚”	279
点句的难	281
奇怪(三)	283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286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288
骂杀与捧杀	290
读书忌	292

南腔北调集

题记	297
----------	-----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300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302
我们不再受骗了	306
《竖琴》前记	309
论“第三种人”	314
“连环图画”辩护	320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325
《自选集》自序	328
《两地书》序言	331
祝中俄文字之交	334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	340
论“赴难”和“逃难”	344
学生和玉佛	348
为了忘却的记念	349
谁的矛盾	359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361
《萧伯纳在上海》序	366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369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374
关于女人	378

真假堂吉诃德	380
《守常全集》题记	383
谈金圣叹	386
又论“第三种人”	389
“蜜蜂”与“蜜”	394
经验	396
谚语	399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402
沙	404
给文学社信	406
关于翻译	408
《一个人的受难》序	411
祝《涛声》	414
上海的少女	417
上海的儿童	419
“论语一年”	421
小品文的危机	427
九·一八	431
偶成	435
漫与	437
世故三昧	440
谣言世家	443
关于妇女解放	446
火	448
论翻印木刻	450
《木刻创作法》序	454
作文秘诀	456
捣鬼心传	460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463
《总退却》序	465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467

而已集

魯平雪集



题 辞^{〔1〕}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话，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编完那年那时为止的杂感集后，写在末尾的，现在便取来作为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的题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1〕本文作于1926年10月14日，原作为《华盖集续编》校讫记，1928年10月30日鲁迅校完《而已集》时，将此篇作为《而已集·题辞》，冠于该书之首。



一九二七年

黄花节的杂感^[1]

黄花节^[2]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3]。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寻些材料，好发议论起见，只得查《辞源》^[4]。书里面有是有的，可不过是：——

“黄花冈，地名，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数十人，攻袭督署，不成而死，从葬于此。”轻描淡写，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上，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



以看出。

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⁵⁾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人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⁶⁾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⁷⁾，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象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作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1]1927年3月24日作,刊登在同月29日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编印的《政治训育》第7期“黄花节特号”上。

[2]黄花节:1911年4月27日(复历3月29日),同盟会领导成员黄兴、赵声等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结果失败。事后将收集到的72具烈士遗体合葬于广州市郊黄花岗。民国成立后,曾将公历3月29日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通称黄花节。

[3]“对空策”:汉代以后科举考试时,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作题目,命应试者书面各陈所见,叫做对策。“对空策”就是对题目毫无具体意见,只发一通空论的意思。

[4]《辞源》,陆尔奎等人编辑的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演变的工具书,于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中山先生,即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生于1866年,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6]“革命尚未成功”,是孙中山在遗嘱中告诫其同志的话。

[7]“止于至善”,语见《大学》,意思是到达尽善尽美的境界。



略论中国人的脸^[1]

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为他古怪。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2]，汉朝还有《相人》^[3]二十四卷。后来闹这玩艺儿的尤其多；分起来，可以说有两派罢：一是从脸上看出他的智愚贤不肖；一是从脸上看出他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荣枯。于是天下纷纷，从此多事，许多人就都战战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脸。我想，镜子的发明，恐怕这些人和小姐们是大有功劳的。不过近来前一派已经不太有人讲究，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捣鬼的都只是后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黄。尤其不好是红鼻子，有时简直象是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谈》或者《安兑生童话》^[4]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